

增廣四書題鏡味根錄

上

此言得天下者得人心總以人和為主首節先述言其不如二三節方論其不如地利而不得人和之可以無敵為當時用兵者但知天時地利而不得人和之可以無敵天時節言時者本有此三說而不在于用兵時較重其緩急先後耳非謂天時地利可盡廢也所以不如之故在下此六節皆論地利可盡廢也大意謂天時地利不如人和耳蓋下節重人和則上句不如客意也蓋滯說不得下句不如地利地利須補天時正板對不得○天時如牧野之戰侯天休而遂與殷之師犯天忌而果敗載在析木史趙決陳國之復出論見南方蔡墨知郭都之不守得歲而被伐內矣所以受殃非時而舉兵南風為之不競此乃天時之可古者也然湯以乙卯興而紂以乙卯滅武以甲子勝而紂以甲子亡天時果所恃乎地利如楚之方城漢水晉之景霍汾河齊之清河渤海秦之左峭右絕稱難於天下若燕王陸地而朝卒危其國唐公棄陰資敵遂其邦此地利之不可少也然蔡墨雖云此若不足當西伯之師虎牢亦就最難不能禁諸侯之伐彼晉人恃固實子潛於庚申乃偏陽甚堅何以滅於甲午地利果足恃乎三

里二節上節就攻人上論之在環攻句見下節就守上論之在委去句見證明首節雖難平對但照首節通重人和則亦不得果棄地利也下節後宜找一句去而天時可知矣

七里郭以衛城須處處設城字方能處處割清郭字若單從郭字着想便易與地相混尤須確是七里之郭

環而二句下句是復述宜林論復述如宜兄宜弟二句未可通過二句無然泄泄二句之類雖處全在下半須前半留得虛後方是犯復此一定之法

城非四句須以城池為主多平者其半以衛此城池米粟以實此城池故亦為地利全要偏取非二字神情若不如題反做則語脈不出

故曰郭此極言人和之當得重在得道多助一句前三句只引起人和之重大道一邊將及言耳得道二句先言其理下四句是究其極無二層

故曰

四書味根錄 孟子 卷四

公孫丑章句下

凡十四章自第二章以下記孟子出處行實為詳○總論見上卷

天時章

此論用兵之道在得人心也重人和上而所以致人和則在得道得道以得人心則地利之險人為之守天時之善人為之乘故起卧焉論恤家投機快機非所謂得道也得道者非田以國其氣聚於以養其心仁義以生其勇此之謂戰勝於朝廷也得道是上與下和多助是下與上和

○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

時四時也日日夜夜也十甲也支十

二辰也陰史記注云六甲拆虛之法如甲子句則戌亥為拆辰辰為虛也王相如東方不旺相於卯之類至魏晉則曰此大概以五行衰旺言之五行有孤虛時有旺相如時春屬木而甲子木生丙丁火便是木旺而火相金到這裏孤水到此虛二說可兼用○互詳下節解中

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

和得民之也

孟子曰今論兵者或重天時或重地利或重人和自我論之此節先立兩句為柱參看地利險阻城池之固也和得民之也

孟子曰今論兵者或重天時或重地利或重人和自我論之此節先立兩句為柱

三者較重其輕重作兩層說不可平對

上不如是客意下不如是主意

附考

魏晉天時如牧野之戰侯天休而遂與殷之師犯天忌而果敗載在析木史趙決陳國之復出論見南方蔡墨知郭都之不守得歲而後伐句吳所以受殃非時而舉兵南方為之不競此天時之可恃者也然湯以乙卯興而紂以乙卯滅武以甲子勝而紂以甲子亡天時果所恃乎地利如楚之方城漢水晉之景霍汾河齊之清河渤海秦之左峭右絕稱難於天下若燕王陸地而朝卒危其國唐公棄陰資敵遂其邦此地利之不可少也然蔡墨雖云此若不足當西伯之師虎牢亦就最難不能禁諸侯之伐彼晉人恃固實子潛於庚申乃偏陽甚堅何以滅於甲午地利果足恃乎

三里之城七里之郭環而攻之而不勝夫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

然而不勝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有值時之善

周禮表周禮者官至人九曰望環據郭註即此環而攻之之環蓋望而得言乃攻之故曰必有得天時者何以見之如之至小者耳郭而七里郭之至小者耳宜乎必可克矣乃或以兵環繞而攻之而卒不可下下天環而攻之無倫出師之日已擇歲星所不在之方而後行也即四面攻圍必有得天時方位之吉者矣無論出師之日已擇千支之旺相而求福祿也即願日持久必有得天時時日之利者矣然而卒不可克此條中言天時不如地利是就攻上說三里七里言其小環攻言其方何不定兼有勝日持久意以起下下者是天時不如地利也

必有得天時任其變天時須合方位及日辰計之如五行東為春屬甲乙庚卯木南為夏屬丙丁巳午火夏季為中央屬戊己辰戌丑未土西為秋屬庚辛申酉金北為冬屬壬癸亥子水循環相生當令者王所生者相生我者我克者我克者又

以六甲旬前二辰為孤拆所對為虛日辰如是方向亦如是今既四面攻圍則必有一方合天時願日持久則宜無一日合天時又不勝

見城郭雖小亦占得地利意

城非不高也池非不深也兵革非不堅利也米粟非不多也委而去之

惟在鄭宋

愈使孟仲子直回以出吊則意可達矣而無如其不

正以大有為望王也此便是敬王處

楚成彭城以然也使數由是聲也子作計不但自己通說須發出所以使要之故來是通而告之亦非獨絕強迫之謂不得

晉城虎牢以防鄭之取楚防鄭之取楚

少習武關為少習武關為

秦豫咽喉之秦豫咽喉之

地秦人滅鄭地秦人滅鄭

蓋欲南出以蓋欲南出以

圖武關而卒圖武關而卒

不能有其楚不能有其楚

國其方將通國其方將通

少習而晉人少習而晉人

震恐其非東震恐其非東

商鄭商確之商鄭商確之

謂地形既塞謂地形既塞

與各侯稱與各侯稱

絕險我故險絕險我故險

要有常所初要有常所初

無定形有千無定形有千

年不易之險年不易之險

要有一時因要有一時因

敵為防之備敵為防之備

世往往在後世往往在後

春秋為最也春秋為最也

者此亦古今者此亦古今

時勢不同之時勢不同之

故也故曰春故也故曰春

秋時其防疏秋時其防疏

國國處臨既國國處臨既

步不設守文步不設守文

十三年晉侯十三年晉侯

侵唐唐處取侵唐唐處取

下則意思明白說出矣至常仲且猶二句則主其意盡

後以四句上單說當內當由於前故此意說當前是較

○孟子將朝王王使人來曰寡人如就見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風朝將

視朝不識可使寡人得見乎對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章內朝並當朝視朝之

聖王也季將朝王王不知而託疾以告季故季亦以疾辭也季在齊居黃師之位不與臣同也日者將朝王而王不

揭來得來朝將視朝不知夫子言一來而使寡人得見乎是託疾以告季也季亦託疾以告王不可召之使見故辭而不往蓋自我而朝

疾以對之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此即孔子應陽貨之法而不欲往應其召之意見矣王不可召之使見故辭而不往蓋自我而朝

王則責之義也王而召我則失尊賢之禮矣說陽貨之法而不欲往應其召之意見矣王不可召之使見故辭而不往蓋自我而朝

看朝將之朝對下明日作分朝為是說陽貨之法而不欲往應其召之意見矣王不可召之使見故辭而不往蓋自我而朝

里素心也有懷怨則則說陽貨之法而不欲往應其召之意見矣王不可召之使見故辭而不往蓋自我而朝

孟子之疾又真疾也

明日出弔於東郭氏公孫丑曰昔者辭以疾今日弔或者不可乎曰昔

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弔東郭氏大夫家也昔者昨日也或者辭以疾而出弔與孔子不見猶恐取瑟而歌

同是則然然託疾矣馬季可孟子曰昨日有疾今日疾愈如之何不弔蓋亦不告以本意也斯時不特且未喻凡及門者皆未喻也

出弔在明日則疾之非真可知弔於大夫之家欲因臣以辭君意會意辭出弔

亦宜必限定明日明日即出弔正欲令王聞之故託諸與孔子不見猶恐同意

王使人問疾醫來孟仲子對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憂不能造朝今

病小愈趨造於朝我不識能至否乎使數人要於路曰請必無歸而造

於朝孟子孟仲子趙氏以為季之從昆弟季於季者也采薪之憂憂病不能采薪辭也仲子權辭以對又使人要季季勿歸

而造朝以寡已言王王不知季子之非疾而使人問且又使醫來觀王此使則知季子一弔必不可少而直告之以出弔東郭而孟子之

要耳今病少愈已趨造於朝但不識此時能至朝否既對使後又使數人問疾醫來季正可直達孟子季意乃為仲子權詞所攝且又要請

人迎告之於路曰夫子必無歸而造於朝孟子季意至此而愈悔矣至朝孟子季意至此而愈悔矣至朝孟子季意至此而愈悔矣

且意同不知王命可以加臣不可以加賓師也當要只是迎

而告之非強而迫之也也數人者歸家之路不一恐不相值故

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內則父子外則君臣人之大倫也父

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

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

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

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

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

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

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

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

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見王之敬子也未見所以敬王也曰惡是何言也

以守枕林之
塞以備素昭
二十六午晉
使女實字蘭
塞以備子朝
二者天下之
險必有備而
復設守則平
日之無闕塞
可知齊莊伐
晉入孟門登
太行封少水
而還吳閭閻
入楚舍舟淮
內自據實與
楚失漢道田
大隨直隸院
冥使有一旅
之神當關抵
拒則齊必不
能輕驅而入
子勝之險矣
必不難度驅
而至漢水之
濱也秦人入
都道由上維
出武關經歷
晉之險地深
入五百里而
晉不知歷秦
人裝蹕道有
執險出山谷
關經之二般

量務負之詞仁就萬善無所不包故對雷說義是萬善
然物表微對雷言但謂雖對果自有輕重須見仁不重當
義不重者其性相當之謂長句亦須留下吾何嫌句
單出各上句彼字須照着我字曰周夫方得題神
宜二句皆決詞不疑詞是故作者筆以釀出道字見
曾子之言為可信耳

天下至如德義一三句列連尊之
日期三句正中明所以為道尊是故顯是發明是或一
道句以解曾子之意既註德義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
二語自明則此下須補云德即曾子所言之仁義此所以
不嫌於音雙之當與方得是或一道意

輔世句輔世
長民平對雷作治民者但知此必重貴位做去朝廷
便可壓他看來輔世不必輔佐人君也升田學校輔世
王自有輔世世之功長民不必得位來時也守先待後
居仁由義自有表正風俗之事德是實神之事正下不可
名之良也德字須項上仁義入乃見與周游流但從功後
設施作今大語非止于所謂德也

愚得二句此二句以
已意斷之雖斷上不當言然德德然不盡只為實神二
字在口中道不出故為此這漏不盡意今得王三字
仍渾為是只沒這論個道理如此耳

愚二指為德但此
為通章後只帶古之主意竟重在德也

故將三節此明
所以不可名之故故字水慢字未見人君不慢賢而後可
有為意已盡此下故湯即引古為証正見大有為之君必
有所不名之臣今天下節及故湯節看正惟無不名之臣
所以不能大有為也應申明故將一節之意

故將即上
三句言君之不名臣也而臣之不為君名意即在內故下
接其尊德云云歸士謂諸氣在就之一斷

故將二句就
必有所謂字就君心特贊有所尊德而不敢侵處說非有
是君即有是臣之謂

欲有一句就謀正是不名處須帶
上文說亦便是尊德處須照下文看此句與此就見句
連照至子為齊王不有就見而發他說個知字有連疑不
輕易意思此說個則字有連疑也易意正與解相對此
為通章眼目須明醒則字

其得二句是從臣心看出
為通章眼目須明醒則字

其得二句是從臣心看出
為通章眼目須明醒則字

其得二句是從臣心看出
為通章眼目須明醒則字

其得二句是從臣心看出
為通章眼目須明醒則字

其得二句是從臣心看出
為通章眼目須明醒則字

其得二句是從臣心看出
為通章眼目須明醒則字

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者豈以仁義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與言仁
義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於王前故齊人
莫如我敬王也

下同
景丑氏齊大夫家也景丑也惡數辭也景丑所言敬之小者也季所敬之大者也

歸則齊王之意無不明故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以景丑氏乃王之臣可因之以達其意也是出中不能悟王者又以出宿陪王
而之景丑氏與之東郭氏其心一事一也景子曰凡人不獨內而家府有父子為人倫即外而朝廷有君臣亦人之倫也故有父
子即有君臣父子雖相愛以恩而君臣實主於敬君當敬其臣臣當敬其君也尤當敬其君也

子即有君臣父子雖相愛以恩而君臣實主於敬君當敬其臣臣當敬其君也尤當敬其君也

事王之道且未見子所以敬王也孟子曰數曰子以我為不敬王是行言也子未如我之敬王也汝齊人無以仁義與王言豈真以仁
義為不美其心若曰仁義聖道今王庸主是何足與言也云爾則不敬莫大乎是若我則以仁義與齊人之敬王莫如我敬王也

切富強功利之難非堯舜之道不敢以陳王前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聞謂之敬故齊人之敬王莫如我敬王也

時而之景丑氏宿亦主梧王說

內則二句須重君臣父子作陪說方是景子不意君臣主敬又重臣敬王

本見敬王即應指不應召說

孟子亦曉得他所指但不應召彼尚未明露故伴為不知而驚嘆之齊人以下總是破他未見所以敬王

一句顯思景丑其國強其兵王之欲也而非聖世之事始有諸臣皆以為是而子獨以為非者子之心固與聖德契之心也急功利喜誇
詐齊之俗也而非讓德之風殆有諸臣皆以為可而子獨以為否者子之言猶都俞吁咈之遺也

無以仁義與王言見所與言者皆是
富強功利一切拂性蔽聰之說為諸臣媚子故云不敬之大

說仁義又說堯舜之道者堯舜之道即是仁義不敬以心言正是敬處
蓋君非仁義不可仁義非堯舜不至不敢不以此陳陳者陳其道非以堯舜相奉也勸學篇曰我必堯舜之道陳於王前而必曰我非
堯舜之道不敢陳正固齊人不知仁義一切富強蔽聰之術及聲色貨利之私皆是悖道而為齊君者非堯舜之道確有所指不得蒙
混過

陳堯舜之道所以陳善不陳非堯舜之道所以閉邪路並到而根苗俱從一敬字由此念失之於未陳之先據之於方陳之
際微內微
外都是敬

景子曰否非此之謂也禮曰父召無諾君命召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
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下同
禮曰父召無諾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
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下同
禮曰父召無諾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
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下同
禮曰父召無諾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
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下同
禮曰父召無諾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
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下同
禮曰父召無諾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
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下同
禮曰父召無諾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
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下同
禮曰父召無諾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
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下同
禮曰父召無諾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不俟駕固將朝也聞王
命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下同
禮曰父召無諾而遂不果宜與夫禮若不相似然

出為臣有必欲君之就見如是是非以自尊大竟再打轉喚說醒醒與字意與字指良心上言尊德樂道不如是謂之德樂道四字前止言德而此又云道蓋仁義一也龜之為德發之為道尊其德即是樂其道亦可串講故湯即有低昂然留未節地步且只平看○一學高後臣臣字非卑之之詞人皆知其為臣然豈後臣蓋學高而後臣之詞氣如是但為臣只是委任事意先後始終只一意也只是變如此使又如此耳若語意稍差便是先尊之而後卑之矣湯之節上三句輕玩則字語氣是承上今之人君而復提其湯桓則不然意雖打轉先學後臣正欲起下也未二句須重者輕輕借管仲相形一跌而上之不當各意讀書情透露而已之不當應各自見不為管仲者志伊尹之志學曾子之學免齊仁義之道足以格君心輔世長民之德無嫌於晉楚者也妙仍不露我字是何等筆法則不敢名此與非免齊不敢陳緊應應蓋臣不敢薄其君以為不足與言仁義君亦不敢薄其臣以為不足與謀道德從來君臣相與有成用上敬下用下敬上大都一不敢之心為之也且猶曰伊尹為王佐才其不可名宜也先須撇開伊尹若出管仲說得極輕忽則且猶二字方跌得醒夫其不敢名者以其不可名也上不敢名為君心此不可名指臣品惟指臣說則愈顯不為管仲者身分按下纔緊不名更粒公不名管仲

陳銘章

此見君子之辭受視其所處一準於義而已陳銘即辭受之迹而疑其非孟子詳辭受之義而明其是問答皆為齊而徐須各側重辭一邊此章只論辭受自是正大道理不可失權行道反致本義不明舊辭宋薛弱小不望其行道故但受其餽若齊則望其行道而道既不行故不受其餽非徒無處之故也此說大謬宋薛縱不望其行道如何可受無名之餽將苟安以道接以禮文且必見行可而後

達尊三爵一齒一德一朝廷莫如爵卿黨莫如齒輔世長民莫如德惡
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與平聲嫌口懷恨也少也或作嘵字書為口衙物也然則懷亦但為心有所衙之義其為
快為足為恨為少則因其事而所衙有不同耳孟子言我之意非如景子之所言者因引尊之言而云夫此莫不義而尊者肯以為
言豈或別有一種道理也達通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此三者曾子之說蓋以德言之也今齊王但有爵耳安得以此慢於齒德乎
曰我不赴召之故蓋別有在豈誠謂之不敬與昔曾子有言曰人皆謂吾少於魯楚矣不知魯新田之林澤楚鄒郢之山河雄視諸邦楚
雲連之竹箭晉郛瑕之魚鹽交推列國晉已非楚蟬山樞之勤儉楚亦非華路藍縷之山林其富固不可及也但彼當吾以其富我當彼
以吾仁仁統四端兼萬善不重富也彼當吾以其爵我當彼以吾義義宰制萬物役使羣動不重爵也彼非有餘我非不足吾何恨少乎
哉夫豈不合於義而曾子言之是或常道之外別有一道也蓋通天下之所尊有三人皆有貴貴之心則爵位一人皆有老老之心則年
齒一人皆有賢賢之心則道德一在朝廷之上以貴臨賤莫如爵為尊此即元老亦壯猷聖臣亦臚拜也在鄉黨之中以少事長莫如齒
為尊此即天子亦養老賢智不先人也若輔翼一世而範圍天下長有萬民而曲成萬物則以賢治不肖莫如德為尊此即至貴亦尊賢
老老不荒學也此爵齒德所以為達尊也夫德即曾子所言之仁義也德與齒並為達尊則仁義何嫌於富爵哉然則此即正說王不
則爵在朝廷不過達尊之一端得有爵之一遂慢夫齒與德之二端慢夫齒而卿黨無序慢夫德而輔世長民何恃歟當召已但意未
甚顯至下節方明說出任其當意為是與應非此之謂似從前不達至此方明忽地嗟訝却登梁竟入晉楚之富當子該得爵子在
內仁統萬善無所不有故對富詞義幸萬物統然物表故對爵說仁義富爵遠主仁不害富義不害爵非僅僅相當而已吾何嫌句言仁
義無愧於富爵之意儲中子古有富貴仁義兩相合者此聖賢得志於時之所為也古有富貴仁義兩相濟者君明臣良相得益彰上下
交而其志同也而如其不相合而相離不相濟而相形則彼我之分明而富仁爵義之達判故不禁彼之無言今彼言之無加則富比隆
於山海爵擬赫於帝天要不能分我仁義於萬一或疑吾之無具乃吾具之無形則有萬物者一仁哉萬事者一義自不至望彼富貴之
光榮曰夫豈曰是或不是疑詞乃故作名句醒出道字來達尊一段正解是或一道句雖是推曾子之言却發出自家語來魏方泰
爵何以尊曰有朝廷則宜然也蓋兩貴不能以相使兩賤不能以相事不尊其爵以示之天下之人有日習於陵競而未已者矣當何以
尊曰有卿黨則宜然也蓋雖天子亦必有父難諸侯亦必有兄不尊其齒以示之天下之人有漸流於倫外而不知者矣德何以尊曰有
世與民在則宜然也蓋刑名不可以壽世雖薪不可以宜民不尊其德以臨之斯世斯民有欲進於治安而無從者矣輔世長民猶作
佐君治民說以靠爵位方做得去朝廷便可壓他愚謂輔世兼有羽翼世道意如參天地之化闢盛衰之運也長民兼有表率民風意言
如立萬世之人極警斯世之聾聵也達而在上則有善此窮而在下則有善學分明是賞師的事任翼聖輔世輔事與爵子對見非此爵
亦不安長民長字與齒字對見非此齒亦徒老錢吉士世兼開創守成有世必有輔之者民秉待養待教有民必有長之者勸學錄爵
尊於朝廷齒尊於卿黨若德之尊則無朝廷卿黨之異故爵齒可召而德不可召德為尊尊之至宜側重德選德字即貴上仁義說
應得二句照註明貼齊王須渾渾說為是下句句切露出我字其二重在德兼齒上慢字正破他王之敬子句後說尊樂有為方類言之
註中令齊王三
字仍渾渾為妙

故將大有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其尊德樂道不
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樂音利夫有多君大有作為非常之君也擇曰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敬盡禮而後往者非

問云：此謂受命與否就白是二事，豈不得不黃梅五講義錄取得極是。前日蘇軾不知受不受之隨事隨時者，有表但以為隨同而受不受其必無二之理，須領重耳一邊，未白一字，指其邊說，按下當在宋當在薛諸語，是已不在宋薛時，則今日字須活看，只作後日對前日說，宋薛之體未必皆金湯家或誠正之。信是也，只作無非者受，固是而辭亦是也，惟通於義所以為是，則義只在是字中，若說皆是義之所在，則又於外添一義字矣，陳臻之疑，不特三項合看，合看必非一是一字，似乎分說而後從合看，得未孟子之解，在將三項分看，則皆是是皆字，似乎合說而實從分看，得來，發明所以皆通於義之故，而在下三節。當在二節，意重而不受，而此二節則言其受明宋薛之可受，却是就擊齊魏之不可受，須看四十字，見魏在宋薛主宰在于子據其是何受不宜二何為不受，當然之詞亦自然之詞，須見受之所以為其，則本節處字見宋薛非無處之受，重必以魏為兵魏上二辭曰及不其重，則為此非薛君語乃孟子述事推原之詞，蓋必補此句方顯出魏金意，上以魏二句是先有其體而又有其人，此則先序其有文而後原其體之意，與上必以魏一例乃倒裝法也。若於此明不受齊之及未有處，則處處則無遠行之事，處處則無戒心之事，是說孟子無以自處不重他人處，我為有句亦只重君子說不重齊者上君子來，我是不為利誘者君子二字，須重領是說無可實取之君子，不是說人不可將貨去取君子也，貨是受貨，龍路之謂項作活字眼者。

平陸章

前日今日

此見君臣皆當恤民前三節，誠距心以知罪使臣不得肆其罪於君後節，誠齊王以知罪使君不得肆其罪於臣，一說吏治民君任吏先以失職信臣而又因知罪之臣以信君，似重君邊通章精神為主，讀之一句措乎無改悔之日而孟子望齊之意，振矣此是推本之論，本官不足第恐有失出處，遂以各正其罪為是。平陸謂得夫五之士以論夫職之臣齊人亦如其言也，又從此行師之時言非。

欲為尊大也為是故耳。惟有一不可慢二故，從來大有作為之君必有所尊禮而不敢召之臣，如君德有所諮詢，則任賢之心急而望治之志切，此正明所以不召之故。故字語脈承上有一不可慢二來，大有為之君即對齊君看，玩一將字見大有為待荒不足與之有為矣。臣而有之也，下緊接不召之臣亦惟大有為之君有之，以見相須股而相成大陣，大士大有為之君其勇略智力不必盡出雄雄而獨其尊禮名賢得先聖賢之意，其土地甲兵不必盡雄列國而獨其先聖賢之士，聖賢之士不召非說不去召，玩一所字，就君心言，全是其神聖注非其人之美與屬，謀即有為之謀是王道仁政的事，就臣言，不召欲謀則就帶上說下，臣賢聖賢為祖宗謀，就孫子謀，然貽而是臣則為祖宗所式，就孫子所承賴者也，而敢曰國有大事，事乘為我國之也哉，如是則有謀則就尊德萬民謀保父而是臣則能為上帝立心為萬民立命者也，而敢曰國有大事，事乘為我國之也哉，如是則有謀則就尊德樂道至極處，就賢者身上說，道就賢者運用處說，說仁義一也，得之即為德發之即為道，後有宗不遵依，意聖有受業，聖賢有為為君與有為為臣，謂聖二句從賢士眼中看出。

故湯之於伊尹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王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此後以為臣任之也。是行其道。先尊禮而又自古大有為者莫如湯湯之於而即任之為河衡有尹故湯不勞而王也，其於齊桓公之於管仲，此即援古為証。說既學焉後臣非是截然先後，是所內政事之先從受學而即任之為臣，即有管仲故桓公遂不勞而霸也。此重在學把他做第一件而以委任繼之也，學字正與教字對看。題湯桓於伊尹仲人皆知其委任為臣，然豈徒臣蓋學焉而後臣之語意如此。

今天下地醜德齊莫能相尚，無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好去醜類也。過也所教謂從於己可役使者也，所受教謂己之所從學者也。今天下諸侯地相類，德相若，無一人能開土地或王業教之人而不好委任乎，抱道懷德為我所受教之人，以故君皆而臣會，此即正與上節相反，推其無不召之臣，所以不能成其大有為，昏君庸而臣更庸，何以故，心何以沃，心宜乎地醜德齊而莫能相尚也。耳。地醜言無一人能開土地德齊言無一人能建功業，此德字亦據其行事而言。教字從上學字生來，好臣其所教所謂從我，也不好臣其所受教，所謂結舍女所學也。

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不敢召，管仲且猶不可召而况不為管仲者乎。樂為管仲自謂也。范氏曰：學之於齊，齊師之位非常，佳有官職者故其言如此。此章見齊師不以趨走承順為以崇高貴為重，而以貴德尊賢為好，臣其所教則召之而來此之而去矣，然亦今天下為然，若湯之於伊尹桓公之於管仲，則方且就士為賢則上下交而德業成矣。學焉受教焉而斷不敢召，大君不敢召以臣是，有不可召也，伊尹不待言，若管仲一霸佐耳，且猶不可召如此，而况不為管仲者乎，蓋與禮不相似，上引湯桓之於伊尹仲然，落了自己地步，故將湯桓復隨借管仲且猶不可召，出下句隱者正所以為禮也，子乃以為不教，王宣讀是我非管仲比，如何可召，不敢召自君心言不可召，以臣品言則中子不召之臣其不自若定之，而其美則自臣定之，後世未嘗無管仲而先賢聖賢而受業，其君則弟子之位而所謂不召者，特出乎今古敬世之徒。

大邦而後相
指平時言若無下字畢竟一見字意輕三失字意重曰

不待三亦明於處士矣然則此指齊臣之失職而距
心以不得為自據分明是王之失政使然但距心中宜

人合上二句總計約畧之詞未向此字却指死從言然
則自然則二字文勢接得緊其辭臣之職也居職不

止一日則失伍亦不止於三以失職為失伍以失伍為失
職隱語特妙今有節此後以收事喻義民必求見一層

意不得而友諸又見一層意但距心當日原不曾求且一
去豈可以客責故不重責其不反還責其不求求收可

喻四里求焉可喻賤賤不求而又不求試問誰受牛羊者
而可立視其死歟乃距心果知引罪是有以悟其臣矣此

字意不求不反說但不反之罪在後而不求之罪在先亦
宜抑揚講抑亦向條辨云此句不單承反諸其人乃燕

求意他日節孟子以誦為規正亦自任其罪并有以悟
其君矣此字須無有姓不得其所與有司不得其職告

惟孔自臣之虐民者大抵不肯認罪改悔一惟字中有許
多惋惜感憤在後作替揚距心一紙千里矣○距心之外

四人孟子想亦嘗有所諷責惟不知其罪則復置之而距
心獨能知罪要發得惟字透自應將五人相形却又恐似

王之為都平節題須將距心作主帶說五人方不連上
為主由此記述之言非孟子語也謂是將已所以責距心

與距心所以自責者應言之失伍者罪矣問誰授牛羊
誰授易收則清難者誰清難之離散誰離散之此誦之之

意也須十分寫透所以為主誦之意方得文家事上流法
此見孟子之去就與為臣者不同前二節賦感孟子之

言因可以去而後二節是孟子因或人之議明可以留而
之不可一概論也有以守官守道分往者然守道二字均

無有差賦感即賦感擇仕之意而以末句婉語之正
是激之使言不足激之使去至不用而去使亦在孟子激

中矣似也二句其辭其請原不可解孟子謂其近似有
四書題竟

仍在臣也 不為管仲如志伊尹之志舉
曾子之學但須隱躍說勿露其主為妙

陳臻問章全書 此見君子之辭受一戰之以義也陳臻泥乎其迹而孟子一以義為斷 全章問答皆為齊將惜齊形之
要抑揚側重辭上 陳大士使齊說為宋之辭說為齊之辭宜遂可受乎有處無處亦內斷之而已

陳臻問曰前日於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餽七十鎰而受於

薛餽五十鎰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則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則前

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陳臻學弟子兼金好金也其價廉倍於常者一百百鎰也 淮南

秦以鎰為國陳臻問曰辭受乃君子之大節當求其是而非也前日夫子在齊齊王餽兼金百鎰夫子不受於齊則宜不受於

一金重一斤 辭受乃於宋餽七十鎰而受亦不宜受於薛矣乃於薛餽五十鎰而亦受自我論之若以前日之不受為高今日受宋薛

之餽不免傷廉若以今日之受為非泰則前日之不受齊餽在前受宋薛在後後因受宋薛而轉齊餽之意重在不受齊餽上蓋疑其不

不受齊之餽未免過矯夫子必居一非於此矣 莫宋薛同也若把辭受兩平看便非平昔 精言必居一於此不是疑受者之非原還

是疑不受之過矯看
孟子分剖處便見

孟子曰皆是也 辭受於義也 孟子曰辭受何常但視理道何如耳 義字實面尚在下文有處無處上本文只與他說個

見無一非了語意亦直側在不受邊 雖有不同處
之各當所以皆是若必比而同之便是有不是處

當在宋也子將有遠行行者必以贐辭曰餽贐子何為不受 贐係 贐送行意

禮也 當在宋也於時將之他國而有遠行夫禮遠行者交遊必有餽送謂之為贐宋餽七十鎰其 此明受宋之為是重行者必以贐

了下節做此辭曰是宋君
來餽金時所致之辭下同

當在薛也子有戒心辭曰聞戒故為兵餽之子何為不受 為其 時人有欲蓋

子者學設兵以戒備之薛君以金餽為學兵備辭曰聞子之有戒心也 時必出薛贐金不 當在薛也子於時通有戒心薛餽五十

之也境內以兵設之境以外為兵餽此明受薛之為是故為兵餽之句重 為戒心之事而餽辭只說聞戒故為兵之弱餽而餽

之義也乎何為不受是受薛者亦是也餽出為兵餽以對上行者必以贐此是倒裝文法通參 餽禮所常行而聞戒則禮從義出尤不

可不下此註脚說設為兵餽非薛君語乃孟子敘事之辭 精言兩節要與無處相反重在必以贐為兵餽上若無遠行戒心之事即

古有其禮而或託詞以餽之依然是無處而餽也有處無處總以在我為主 勸學篇薛任姓之國時為齊滅已久此薛君當是齊田文

若於齊則未有處也無處而餽之是貨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貨取乎

持戟之士

顏云諸史記商君列傳持戟而據持戟者守車而趨焉故傳持戟仗墨方坐府上持兵戟而衛侍者其衆因持持戟之士蓋爲大夫守衛者非指戰士也伍亦非行間七國時而武備多若人生於不測而平陸齊之邊邑故雖治邑大夫亦陳兵自衛孟子即所見以爲輸郭京山曰伍班次也失伍不在班也去之罷夫也亦指守衛者

爲都五人

理在于可以言是故諫之古故如此說下句解上句若題出似也二字直虛說謂是近似分乎 今說二句非謂主數月中必多可言處也正以蠅起爲士師或知之未明不敢遽諫今知之已審自可直言則未可與言須緊貼蠅身上說不指王有失政可言說 今說句須從蠅頭轉出此字則數月中許多屬望許多可議不爲不久下意已不覺自動也若說字不舉策下句亦呼應不動 所以節以蠅起律孟子真是齊人之見須事重下戰分平對爲蠅盡其使之諫使之去二意然應刺重去上自爲不知重在孟子不能去一邊 所以二句爲蠅盡須緊注下自爲則善矣須緊注下則吾不知必須得佳乃得得緊 吾問節明已所以不急去之故非有責守者所可律也前四句引起下三句則去則守其緊無可寬展與下緯緯及對有餘餘與上二則字反對看孟子處於不進不退之間以審可進可退之義正孟子所謂緯緯也 則合句進退二字活看只就其去與不去說不進便是進孟子因齊人職其不進而發明其不急去之意原重在退一邊進字則帶士之吾字須指○吾而權直進自有主張全在端佳得法上二則字從有官守而責責來此則字從無官守責責來 爲都章 此即不與言見待小人之道市公行之不言不私言也故謂不當言而斷於理而勝之不言不私言也故謂不必言而斷於事終來都是託言 反齊二句與下節及字俱無自往而反意此只作敘事說一着疑便犯下節○朝暮見亦無不交一言之理只是未當與言出使事以示不與小入共事意須從定行事二字使事謂市祭之禮邦交之儀禮文制度皆是 齊卿四句勢位相等非拘於分也周旋日久非迫於時也然見可言必言意 天說二句治之自指有司不指王雖須知是託言勿謂孟盡職使不治孟子亦不與之言也 北齊章 此見孟子自當自通章意孟子二字曰民曰殺盡其

四書明義 孟子卷四

焉於無違行戒之事是求有所處也取猶致也 致是尹氏曰言君子之辭多若前日於齊既無違行之役又無不虞之憂是未處反顧無違行戒之事是求有所處也取猶致也 格致○取子唯當於理而已 禮有所處置也無處而以金龍之非禮之是貨之也 我取貨而我遂爲貨所取焉有君子而可如此 此明辭齊之與受宋薛同歸於是 若於二字從上二節轉下 有違行有戒心便有乎是不受於齊亦未爲不是也子又何疑焉 齊之餽處是處物爲義之處未有處是孟子自家說不問他人有賢否蓋人儘有賢文而假託名色者他解使落其計了 上貨字活下貨字死 提出君子便是平日折義既指義利之界則甚明必不爲利動焉有二字下得斬截 題是說無可貨取之君子不是說人不可以貨去取君子也貨取是被貨籠絡之謂勸學錄貨取兩字正含無限深心當時諸侯皆以貨取天下士齊王蓋以 儀行之流待孟子也孟子安得不去哉 平陸章書 此見君臣當以協民爲職也前三節說距心使臣不得其罪於君後一節說齊 三使君不得其罪於臣臣責距心總以責齊王全章精神在爲王誦之一句 孟子之平陸謂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一日而三失伍則去之否 乎曰不待三 去上聲 平陸齊下邑也 釋地漢東平國有東平陸即田齊世家所云魯敗齊平陸大夫邑率也 附府元龜齊謂之平陸大夫邑率也 齊謂之大夫齊成王封即墨大夫齊阿大夫是也楚謂之戶沈尹成爲 戰有棲兵也 戰後曰戰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姜殺之也 戰士失所若君臣之責也 方城之外舉戶是也亦謂之公葉公諸梁是也 戰有棲兵也 戰後曰戰士戰士也伍行列也姜殺之也 戰士失所若君臣之責也 困而在上者置若罔聞也因問其大夫孔距心曰凡事各有職守如持戟之士五人之長也職守在 此即只引起下節 軍法五人爲行伍於行師之時一日而凡三度離其行伍則以軍法計之否乎大夫曰一不若者何待於三哉 此即只引起下節 軍法五人爲士即伍長也 要遠史伍就臨戰之時言若平時訓練則一不在伍恐未必遽殺也擇地夫之罷去也與註殺之又合今疑作行師時言 然則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饑歲子之民老羸轉於溝壑壯者散而之四方者幾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 幾上聲 擊之失伍言其職猶姜失伍也距心大夫名對言此乃王之失政使然此語不 宜明露非我所得專爲也 孟子子因語之曰士之一失伍既有常刑然則子之失職如失伍者亦多 輾轉死於溝壑壯者離散亡於四方平陸之地有限耳平陸之民無多耳而轉散者幾千人夫伍 此即借失伍之言而責其失不既多乎哉距心曰距心非不懼也但倉卒非奉命不敢發賊賊非奉命不敢殺此非距心之所得爲也 此即借失伍之言而責其失年說得如水旱疫癘之類饑饉只是五穀不熟 幾千人變項上兩句不單指壯者 此字亦與承轉最非距心所得爲便有歸過於王之意 老老者羸羸者 當時大夫自不得爲且率以爲常一聞孟子責備便率其常以應非有心委過於王也 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爲之牧之者則必爲之求牧與芻矣求牧與芻而不得則反諸其人乎抑亦立而視其死與曰此則距心之罪也 爲去聲 死與之與平

二句。燮序解云。孟于母卒。王以卿位舍棨。賔辭得歸。魯三
月。葬葬後。及齊拜君。賜禮也。其止於贏者。禮衰經不入公
門。大夫去國。踰境為壇。位嚮國而哭。此喪禮也。故自晉越
國至齊。境上為壇。位成。禮於贏。畢將遂。反魯以終喪。故有
平公之見。祇舍之。直不解謂孟于歸葬。幾不終復。反齊為
卿。可嗟可嘆。或止於贏。為途中偶沮。且謂賤。顧卿聞。發哀
未忘。不能遽前者。殊為夢夢。**本義**。當時雲衣。或行以
薄為道。太美之疑。所由來也。若字然。字隱有惜物。依親之
意。**古者**。即見古制。從厚。人心藉此以自盡。人心是人之
之心。古者由輕。只以上古引起。中古通行之制。求下三句
是推原。古人制禮之意。見于同。則心同。棺槨亦宜同。**不**
得。即上節說先王之制以解。本美之疑。此節正說。已所以
是其本之意。不得二句。輕不過。設為反言。以起得之為有。

財由且得之有財亦不平須重有財上此正吾心所可自

此見燕齊均之征伐也孟子不贊燕不勸齊上節就燕論燕見燕有可伐之罪只發明可齊下節就齊論齊見齊非伐燕之人只發明未也二字燕非免齊而損讓齊耳湯武而征謀此題損讓征伐二柱以大達地設文有勢分二對以多對少極其止整看全題可提大字為主燕私受

四

他日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為王誦之王曰此則寡人之罪也國為都治邑也邑有先君之廟曰都此語見左傳都之為言美也然毛萇云下邑孔大夫曰都則都邑乃通稱先君之廟四宇不必泥孔大夫

姓也為王誦其語欲以風曉王也○陳氏曰孟子一言而齊之君臣舉然罪固足以興邦矣然距心之罪距心知之而王未知也他然而齊卒不得為善國者豈非說而不繹從而不改故耶○自平陸之齊見於王曰王之為都者

臣所知有五人而能自知其失職之罪者惟孔距心於是孟子將已責距心與距心自責者一誦之蓋欲使王知百姓有倒懸之危有司有掣肘之患庶幾有所感悟也王果自任其咎曰百姓不得其所有司不得其職皆寡人失政之罪也夫孟子一言齊之君臣各任其罪而卒不聞與發補不聞勸學錄臣知五人之外無一人不失職可知知罪惟孔距心則距心之外無一人知罪可知為王誦足也孟子亦余之何共之乃記述之言要緊尤在為王二字上猜言此非單為距心請命全是替有司百姓訴說一番牧牛羊者不求芻牧牛羊牧者無補牛羊誰使之不得為誰使之實有罪王於此雖欲自諉不可得此寡人之罪此字兼使民失所與民牧之不得盡職言張榜王制民之命孰使之而澤不下溉王又總有司而制其命孰使之而使不得上請即令距心持是以問王而王無以應也又令起溝中之瘠還四方流離之子虜繫而上之以問王而王無以應也勸學錄距心所不得為者王得為之距心所得反者王不得而反之故距心之罪可怨王之罪不可怨也距心之罪可辭王之罪不可辭也引說哀亂君臣大約情相欺過相誣孟子兩說能使齊君臣各正己罪其罪正在不相借處

謂此章全旨

孟子謂蚺鼃曰子之辭靈卽而請士師似也為其可以言也今既數月矣未可以言與蚺鼃靈齊大夫也靈卽齊下邑似也言所為近似有理可以言謂士師近主得以諫刑罰之不中者

孟子嘗說之曰人臣擇官而仕解靈丘而請為士師士各有志也亦有理也蓋為其在王左右凡刑罰有失中者可以隨時較正正固事
孟子約志而可以言也則一得士師即當有所言矣今為士師既數月豈尚未可以言數居得言之地有重言之事而猶默然無所建明不解
子於初言謂何也

謂字作諷字看為其可以言也正解似也句意獨言無意請士師
未必為可以言先當貴他使他無轉身處未可言正激之使言也

飛入雲中

使字以致是周公在下不食之樂者其性足以

子之於人也。如天之於地。不可一日無之。故君子必先慎乎德。德者本也。財者末也。外本而末。正未有能。外本而末。正未有能。外本而末。正未有能。

1

貴重主斷蘇

四書題鏡

為獨不然此節緊承上節言已所以美其不之意
不得謂法制所不當得之為有財得之而又為有財也或曰為當作而孫賈仲語意當云陰不得與無財則

公孫下

代為齊使於燕子之遺代百金而聽其所使鹿毛青謂燕王不如以國讓相子之人之謂克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不受有讓天下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今王以國讓於子之之必不取受是王與燕同行也燕王固屬國於子之之子之而西行王事而曾老不聽政顯為臣國事皆決於子之

勸齊伐燕

按近儒俱以疑孟一事短司馬子而尊信孟子者莫朱子若矣今觀司馬子作通鑑有錄孟于對策意疑有知日月復明意（又）曰為守平聲請還是君子自為之辭故不作去聲為之辭與上順字改字俱就前通之君子若陳實為君師詞意亦可明於外外實實三句須合當為是

致為章

此見君子不以利為去就齊王無留賢之意而姑讓以利時子陳子侯不悟其非君臣師弟間有心焉孟子故以利却之極言龍斷之不可為至於已之為道而留為不行而去俱不明言而隱然自在言外文即破通字為不欲富標出根源亦得主腦（致為二節）歸不是即去只解齊王作歸計也齊王數語不是留行全是送別無非假意網羅請與願俱承繼見說本不願請歸於子道是守道之心固所願不忘愛君是行道之志輕輕二語委婉吞吐將不杜已不忘君一生本領托出無限凄凉無窮期望詞令極妙（得作六句）當云得侍敬大子相與同朝以慰願見之心寡人甚喜或云寡人得侍即同朝之人甚喜其說亦可但得侍同朝四字連讀其字屬齊王更與上文相應有情若作同朝之人甚喜反拉淡了且得侍二字讀斷亦無此由法則前說較勝不惟喜而且甚喜須舉他連連往事情景（他日）留事于於他日何以道此不謂處之中國何以不置之朝廷之上言大國人何以不自於武臣托人言何以不自言一派虛假非誠心也總以博好賢之虛名耳室與樣不平須重上致下只以萬鍾言

無奈何耳若得之而有財安可不盡其心據此不得二句公發言以起得之為有財句且得之有財亦不平等有財邊蓋自天子達於庶人已足法制所需得了但財有不足亦不能如制故並言之古之人指周公制禮以後之人言猶字正與皆字對悅字猶俗言如意也

且此化者無使土親膚於人心獨無校乎（此必二句）校音效此化者死者也校快也言為死者不使土親其肌膚於人之心豈快然無所恨乎（此節是就化者說更進一層故以且字起）生變為死曰化

吾聞之也君子不以天下儉其親（此節是就化者說更進一層故以且字起）送終之禮所當得為而不當盡是為天下愛惜此物而薄於吾親也

君子是仁孝的人以猶為也天下猶云世上約言易指擲取諸大過不美即天儉

沈同章書（此章各開說上節就論論見燕有可伐之罪下節就論論齊非伐燕之人上節發明一可字下節發明兩可字）此章各開說上節就論論見燕有可伐之罪下節就論論齊非伐燕之人上節發明一可字下節發明兩可字

○沈同以其私問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噲有仕於此而子悅之不告於王而私與之吾子之祿爵夫士也亦無王命而私受之於子則可乎何以異於是（此段與之與平聲下伐）沈同齊臣以私問非命也噲字之事前篇諸侯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私以與人則與者著者皆有罪也仕為官也士即從仕之人也

燕王曾惡於和謀傳國於其相子之國內大亂齊欲乘亂伐之乃使沈同以己意私問曰燕國可伐與孟子據理答之曰燕論燕燕國有可伐之罪也何也燕非子噲之燕子噲安得私與人則子之之安得私受以燕國土地人民受之天子傳之先君也譬如來仕齊者於此而子悅之乃不告王而私與以子之之祿爵彼士也亦未奉齊王命即私私私字重者非王命而問只似開論故孟子亦泛答受於子以名器為已物視朝廷若弁髦則於理可乎今燕何以異耶而謂無罪耶（此段之又可字二答使沈同君臣私相授受之罪棄不得二句正見其可當乎看子噲非竟齊也如何私與子之非齊也如何輕受有仕以下足取譬以若其罪則可乎是斷辭與上可字緊相應是字指齊私相授受言）沈同燕以私讓齊以私伐而沈同又以私問私字極有味

齊人伐燕或問曰勸齊伐燕有諸曰未也沈同問燕可伐與吾應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則將應之曰為天吏則可以伐之今有殺人者或問之曰人可殺與則將應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殺之則將應之曰為士師則可以殺之今以燕伐燕何為勸之哉（此段變辭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在齊宣公七年）此段以齊伐燕何為勸之哉變辭見上篇言齊無道與燕無異如以燕伐燕也史記亦謂孟子勸齊伐燕在齊宣公七年

而處士隨往。李據節引李據之說。是承上致富說。本見已之必不殆。此意并接開口一異字。虛下正明其異。又字極重下。獨守私字。龍斷守俱從一。又字生。此釋雙斷在下節。此須淨講。孟子辭此受彼。疑失此。未彼。龍斷得此。兼後跡雖不同。為利一也。但孟子行說一番。欲富情形。以影出。又受萬鍾。纔見已之非其人耳。疑疑是客下。賤丈夫。又客中之客。古之節。上引之。而此釋之。竟不說起已。書而意自隱隱相映。孟子有引喻以級之。而不復說出正意者。此類是也。時講必用繳出。始出。殊不見孟子文法之妙。然亦不拘。前四句特揭出古之。不征商。以起下耳。以有易而見無專利之計。有司治之。見無征商之法。乃從而征之。非此有他故也。實始於賤丈夫。賤字最重。所以可賤。處非在左在望三字。與上節又字緊對。嚴以止旨。依其波瀾。即從賤丈夫口中。寫出欲富貴心事。為見文情。

宿盡章

此貴留行者之。不全主命新說云。此時即有主命。孟子亦難留者。前章時字。本主命而明其不可留。便見且以子思自比。乃曰為長者慮。而不及子思明矣。貴其平日不指留行一節。蓋子思是留於膠公。亦不時語去時事也。條辨又云。不及子思。則貴其平日不專在留行時。能轉移齊王。如後章所謂庶幾改諸者。而後奉命以留孟子。則亦未始非三宿而後出告之意也。須臾平日與臨時說。宿於此。此特紀其地耳。後章三宿方及。不意遽去。意似不必預章於此。須寫出一段去國懷鄉情。意且預見此宿定在百載數過時可之名。世所形諸聽牀之宿。又六七王常半功倍之一時所耿耿不寐之宿。纔是孟子之宿。有欲即。欲為主。留定者。許心事其初來時。想孟子亦必以宿主之禮相接。及既坐而言留行之意。始不應而卧。以絕之。見汝何人。而可留孟子。孟子何人。而肯為汝留。不量甚矣。故不應示不欲聞其言。隱凡而卧。亦不欲見其人。全因其不奉主命。不因其生也。隱凡向者。孝行云。但說微聞謝客常語也。後帖兄字。卧字。雖筆也。須寫出所以然之故。使慧天闊人心。事名世。不遇若境。盡於一卧見之。方是小題大做之法。

後燕人畔之乃以是歸燕人遂伐燕或乃問曰問夫子勸燕伐燕果有是事乎孟子曰我未嘗勸燕伐燕也皆燕國之可也
若孟子之言則誤矣燕人遂伐燕而燕之曰可彼燕之之言而遂伐之也彼如復問則可以伐之若則應之曰惟平日事夫之天吏方
可以奉天命而行天討蓋以己之順天而伐人之逆天也雖若知子有殺人者於此或問此人有何可殺之罪否則將應之曰殺人者死可殺
彼如復問則可以殺殺人之人則將應之曰惟奉君執法之士師則可以秉法而殺之也燕非克齊而稱虐虐之得讓齊非讓齊而稱虐
周之征討則所伐者一燕也伐之者又二燕也彼燕而伐以上言已未嘗有勸齊之語天吏以下正言所以不勸齊之故前以私爵人為喻
一燕也以燕伐燕吾何為而勸之哉此以私殺人為喻各提其類也殺人者人手指被殺者人可殺人手指殺人之人天吏天所
命者士師君所命者以燕伐燕大概無道上說他無異若殺
父兄等是已伐燕後事勿入議何為勸之哉正與未也相應

燕人畔章書此見古人之過非今人所得藉口也通章只用公之過不亦宜乎已無燕孟周公之過乃天理人情之至豈齊王可援以為口實下復說實為君文過却於不言之責責之

○燕人畔王曰吾甚慙於孟子齊破後二年燕人共立太子平為王
用孟子之言今其言皆驗吾甚慙焉齊王伐燕衆人之危不仁致人之畔不智慙是其羞慙之萌此亦悔悟良言可以為善之機也
陳賈曰王無患焉王自以為與周公孰仁且智王曰惡是何言也曰周
公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
也仁智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王乎賈請見而解之燕齊大夫也管叔名解
武王弟周公也武王勝商殺紂立紂子武庚而使管叔與弟蔡叔監其國武王頑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與武庚畔周公討而誅
之陳賈乃逢迎之曰王何必以此為羞哉王不過聽王之不智耳臣且聞王王自以為與古之周公孰仁且智王驚嘆曰惡汝以我微
而使管叔者周公也假使周公知管叔之畔而故使之是忍害大倫不仁也假使周公不知管叔之畔而誤使之是誤國之賢明知
昧幾先不智也是仁智之難盡雖愈於王之周公未之盡也而況於不如周公之王乎賈請見而解之王許其說焉
周公較重乃及于其自揣孰仁且智說一且字使側在智一邊假使字以子正當坐罪周公處蓋不使監殷而致畔罪獨在殷即使監
殷不使叔而叔畔罪又在叔乃使叔而叔以殷畔則殷之畔叔為之而叔之時公為之也知而使之二句又故意反說以形起不知而
使之二句胡思慮在管叔固為懷嫌之密在周公亦為勸蒙之疎謂之明燭幾共起不若是之情憤也在管叔固為隱惡之深在周公亦
為慮患之淺謂之知周萬物慈不若是之丈丈也聖如周公且不能料叔之畔王豈能料燕之畔總見仁智兼盡之難將仁智重讀本
之盡也縱有神理且說不得而況句起條辨而況於王跌得重已見齊王本無然而猶待解者
口終王難於孟子分上不得不解請見而解不是要王釋然於孟子却是要孟子釋然於王也

見孟子問曰周公何人也曰古聖人也曰使管叔監殷管叔以殷畔也
有諸曰然曰周公知其將畔而使之與曰不知也然則聖人且有過與

而歸

常帶二片尚未是 千里二句 是子所欲與下章子所欲
呼吸相應頃從不遇後回想初見情事不但題自有神亦
與下文緊相呼應 因尹士從未齊說到去齊故 孟子亦
由水見劍去耳 十三 帶緊承不謂之內明其未盡心

如日月之食四句就上改之內看出不悖諱意爲之辭從上順之下看出自文餘意不是事民君民仰望君子有以使民見民仰總不自爲掩覆與末句對照講爲之辭句亦當云不欲使人見將何以使人仰方與上文有回照爲之辭爲字平說屬有過者當代爲君辭

此之後蓋有
臣之陳說
有不可以使
合吳故孟子
決於請去王
廢其政之即
過則改之之
政猶然一
事立則有一
事去則有一
國之師七十
城之禍君子
早見及之所
為不居危亂
者也韓氏云
孟久於齊不
久於梁又於
魯不久於宣
曰此則寡人
之罪曰今天
棄寡人而歸
是足用為善
又棄之者
辭也
聞云此蓋孟
子通計往齊
所辭之數非
一歲有也鐘
六石四斗萬
鍾則六萬四
千石矣十萬
鍾則六十四
萬石矣
其君而不愛推之則當日必有不周孟子之言處然下用
字者是說其不周而用之也但只說上處是說其未
出書之時下處是說其已出書之後不可不說
此又進一層以明出書後心事益見出書前之非虛帶也
總說有跡志即轉到不忍舍則然後師自轉雖然以下重
講須舉出一段疑難春感情數
子則此志字以前則
身雖歸而志尚未歸也師志生於出書而王不進其生於
子之志也故下緊緊轉出不舍王用重驚然後二字不以
一木大絕方得低低轉轉齊情
子雖歸志決而不決
題虛勢急顯得字重方轉得難字易連上處須顯易是
下處須顯難字雖王不正說出所以需帶之故重在足用
為善要齊安天下正見足用為善處是為善者王而用之
者在孟子孟子賢能用王而王不能用孟子望其改正正
望其用須切出書以後說方不致不合王之意
則豈二
句須緊緊用字來結不是孟子自誇要齊安天下但有所
以然之故須通說戰國時勢齊實號出經濟設施未方見
孟子不是迂論
子宣即通節一氣讀下說直作一句讀
寫一連字與上相及首句然字即下數句意須重去字方
與上出盡相應前不為賊又夫守道意也守道則祿在
所輕此不為少夫夫行道意也行道則去在所緩○此小
人亦不可者低只是為一身不能為天下計耳
士誠句
尹士謂言而後可見孟子欲去之始固不忍去方去之際
又不忍舍既去之後更不忍忘君子之所為也不妨說
項說惟君子然後能知君子觀說自體小人即上小大
夫但上以善言此以識言則有別耳究竟重者識亦小
不可太分別
充虛聲
此孟子以名世自任身者名世之不見用樂者樂名世
之不終窮益憂樂分關然意須重世一連此處樂大之
誠即在憂世之志中者出益極極中而有不肯不操者
在者作二項不得為先憂後樂猶非進行不悖道理
充
虛聲孟子不操原是悲夫憫人而非悲天尤人充虛聲此
亦誤認作一樣耳口氣是實解語不必指行言相習作識

致為臣章金會

此見君子不以利為去就也齊王留孟子以利來能歸而時子陳子不為其
非此臣師弟有市心矣故孟子言利之卑鄙以曉之而不行本意已在言外

孟子致為臣而歸

孟子致為臣而歸孟子久於齊而道不行致去也
孟子仕齊居三卿之中本欲行其道
也及是乃致還卿位而作歸計焉
也歸本即去只是辭王

作歸計耳

行三字是通齊言子

王就見孟子曰前日願見而不可得侍同朝甚喜今又棄寡人而歸

不識可以繼此而得見乎對曰不敢請耳固所願也

朝齊王就見孟子曰前日太子未
朝齊王就見孟子曰前日太子未

不可得及太子棄齊來使寡人得侍高賢之側即同朝士大夫莫不喜今又以寡人之惠不肖棄之而歸雖太子高尚之士不可回

而寡人願見之心不容已也不識繼此肯復來而可使寡人得再見否孟子對曰繼見之期但不敢預為請耳而在臣妾君之志固所

願也分明雖自己不用況不識今此之留已極難此之見是送別語非留行語曰前日曰繼此總總攝現在情事事若先言固所願

後言不敢請使似有心請是令先言不敢請則千進之嫌早已自
把字得嚴後乃云固所願不意君之心默默自喻語極婉妙

他日王謂時子曰我欲中國而授子室養弟子以萬鍾使諸大夫國

人皆有所矜式子盍為我言之
為去
時子齊臣也中國當國之中也萬鍾養之數也鍾量名受六斛四斗

趙氏曰四豆為區區受六斗四區為釜
釜受六斗四升十釜為鍾鍾受六斛四斗
矜敬也式法也盍何不也
孟子猶未去也他日王謂時子曰孟子之歸寡人竊欲有以留之

以較條鐘凡此者皆以為為諸大夫國人計也蓋孟子坐鎮於此使在朝諸大夫在野國人皆矜其言而國蒙引他日二字亦見孟子

式之說禮樂而設詩書也於其說而式之威可畏而儀可象也庶幾齊國其進於雅乎子何不為我言之
國之齊
王前見孟子已顯欲聽其去至他日而託時子之留亦是因遲延未去故結為此語且其所為留者只處之當國之中不置之朝廷之

上使諸大夫國人矜式却還了自己用之一邊分明見孟子迂闊難行而第使坐鎮雖俗以博尊賢之虛譽如何留得孟子住
按但使
臣民矜式而不行其道已是虛拘况連帶萬鍾說下畢竟在
利上計較故下文以是知其不可答過下皆就利字斷之

時子因陳子而以告孟子陳子以時子之言告孟子陳子即陳臻也

陳子即陳臻也
此告使隱然為萬
鍾所動與金不啻當時子不放徑達於孟子而因陳子而以告使陳子固猶託也時子齊王遣人陳子孟子邊人齊王不敢自達而託於
之疑真是一副眼孔時子又不敢有隱於孟子而即以時子之言告其臣齊臣不敢親達而託於其弟故引謂一國字其請一以字

孟子曰然夫時子惡知其不可也如使子欲富辭十萬而受萬是為欲

注於上坐守
曰危室下單

字須切將國說知禮樂久衰必振民生久困民蘇許力久
周必絀戰征久用必息之類

專

程子曰齊王所以處孟子者未為不可孟子亦非不肯為國人於齊季孫所言龍斷云者為

卷四

—

10